



人熊儿传奇

韦文俊 著

民族出版社

人熊儿传奇

韦文俊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一之

封面设计：雷德祖

人熊儿传奇

韦文俊 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灵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82,5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定价：2.70元

ISBN 7—105—00890—3/I·191

(汉31)



作者近照

目 录

第一章	林中遇难	(1)
第二章	呼唤声声	(8)
第三章	洞中六载	(14)
第四章	逃出熊洞	(21)
第五章	熊婆追踪	(30)
第六章	千里寻父	(37)
第七章	智除熊婆	(43)
第八章	祸不单行	(50)
第九章	换了新颜	(59)
第十章	来日方长	(65)
第十一章	戏弄富翁	(71)
第十二章	禾田风波	(80)
第十三章	鸳鸯成对	(88)
第十四章	水贵如油	(99)
第十五章	老父遭害	(106)
第十六章	泪水瀑布	(112)
第十七章	吞下宝珠	(117)
第十八章	赶山造海	(125)
第十九章	九支暗箭	(132)
第二十章	众人一心	(139)

第二十一章	送行路上	(146)
第二十二章	智斗获胜	(153)
第二十三章	进京揭榜	(161)
第二十四章	智歼顽敌	(167)
第二十五章	借刀斩奸	(173)
第二十六章	夜归壮山	(179)
第二十七章	挥袖压日	(186)
第二十八章	龙归大海	(193)
第二十九章	日夜练武	(202)
第三十章	神竹遭斩	(209)
第三十一章	三支神箭	(216)
第三十二章	洞中造兵	(222)
第三十三章	狗的奥秘	(229)
第三十四章	寨中激战	(235)
第三十五章	泉边夜话	(241)
第三十六章	重返壮山	(249)
第三十七章	达巧哭灵	(258)
第三十八章	皇宫大乱	(266)

(88)	第三十章
(89)	第四十章
(90)	第五十章
(91)	第六十章
(92)	第七十章
(93)	第八十章
(94)	第九十章
(95)	第十十章
(96)	第十一章

第一章 林中遇难

山，山，山，莽莽苍苍的群山，象牛群似马群，在广漠的南疆原野上奔腾，追逐，嬉戏，撒欢……

在这崇山峻岭中，荆棘丛生，古木成林，遮天蔽日，是虎狼出没，猿猴群居，人烟稀少，村寨难寻的地方。走了一日两天，也难以找到落脚的住所。

在这万山丛中，有一座拔地而起的独山，形状象飞马，名叫飞马山。那山头象昂起的马头，高高插入云端；山尾是一道长长的向上翘起的山梁，酷似飞马的长尾，斜指蓝天；山脚分成四道山梁，好象飞马的四只长腿。在飞马后脚右边的山坡下，有一座小小的村寨，名叫飞马村。

飞马村是一个壮族村落，村民都是清一色的壮民，他们世代都在这里劳作，繁衍。村旁有棵老态龙钟，须根飘拂，枝叶繁茂，四季常青，象把绿色大伞的古榕。古榕下，有个人字形的小茅棚，棚里住着一对贫苦的壮家夫妇。他们成婚已经九年了，还没生养，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早日生个胖娃娃，可是，铁打肝肠也想断，铜打眼睛也望穿，却盼不到孩儿的影子。

直到第十个年头的春天，福星才降临——就在那天晚上，公鸡刚刚啼过头遍的时候，村里有人清清楚楚地看到，

西边天空有颗亮晶晶的大星子，突然飞了起来，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划破了天际，降落到这棵大榕树下的茅棚里。当时，茅棚里便传出一阵“呜哇——呜哇——”的婴儿啼哭声。原来是小乖乖莫一呱呱落地了！茅棚里的壮家夫妇，好象捡得金猫一样，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嘿！我们家也有小宝宝啦！”

说来也奇怪，小宝宝莫一却与别人不同，别的小孩，半岁才能咿呀学语，一岁才能摇摇晃晃学走路；可他落地三朝就会笑了，三个月就会说话了，五个月就会扬手奔跑了，他长得墩墩实实，未满周岁，就长到三尺高了，红扑扑的圆脸上，长着宽嘴巴、高鼻梁、浓眉大眼，一对乌溜溜水汪汪的眼珠，好象沾着露水的亮晶晶的黑葡萄。他挺爱笑，一笑起来，两边嘴角就自然地显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十分逗人喜爱。

俗话说：“柴多火焰旺，饭足人粗壮。”小莫一之所以长得如此结实，与他惊人的饭量是分不开的。别家的小孩，每餐吃不到半碗饭，可他一餐却要吃五大碗。开头，爸妈眼看着宝贝儿吃得如此香甜，心里象是灌满蜂糖一样，甜滋滋的；可是，后来天长日久，儿子的饭量越来越大，父母生活的担子就越来越沉重，不得不发愁了。一家三口人全靠打柴换米度日，正是：

挑柴扁担颤悠悠，
米筒挂在扁担头，
打柴换得半筒米，
尖嘴老鼠又来偷。
苦胆泡进黄连水，

无米下锅全家愁，
老鼠进灶去生仔，
半边烂锅挂墙头！

一条崎岖的山道，象一条黄色的飘带，从云端飘下来，落在高高的山巅上，向山坡上、山脚下伸延。一个身材魁梧、光着膀子，肩上扛着一根青枫木扁担的中年汉子，正大步蹬蹬地从山巅上走下来。他一面用破衫当手巾往脸上、颈上擦汗，一面摸摸吊在扁担头的米袋，心想：“这两筒米是用两大捆干柴换来的，是全家三口人的救命粮哇！这几天因为大雨滂沱，山路泥泞，无法砍柴换米，家里已经两天揭不开锅了，我的心肝宝贝儿一定饿得发慌了，儿他妈也一定望眼欲穿了……”

他赶了大半天的山路，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响，双脚也早就困乏无力了，本想坐在路旁的青石板上好好歇一阵，可是，一想起家里等米下锅，便顾不得劳累和饥饿，不敢休息片刻，只好提起精神，加快步伐，向山下走去。

已是晌午时分，可莫一妈还没有米下锅。她几次探手去摸米缸，可米缸里空荡荡的，好似用水洗过一般，半颗米也没有。她生了三次火，烧开了三次水，始终等不到莫一爸换米归来，煮不成半碗饭一碗粥，给宝贝儿充饥。一看到低头皱眉的儿子，心里就象是被刀割箭穿一般痛。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茅棚里转来转去，一会儿，又走出茅棚去了。

莫一妈站在村头的高坡上，手搭凉棚，踮起脚跟，翘首远望，望呵，望呵，几乎望断了山路，望矮了石山，望穿了双眼，却始终望不到丈夫的影子，她失望地低下了头。正想

转身走向茅棚去的时候，双眼泪汪汪的小莫一哭奔上来，他一头扎进阿妈的怀里，双肩不住地抽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按着肚子，哭诉道：“阿妈，饿！我饿！我要吃饭！我要喝粥……”

莫一妈无限深情地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肩头，十分难过地说：“小乖乖，妈知道你饿了。听妈的话，别哭！再等一会儿，阿爸就换米回来了，到时候，妈给你煮白花花的米饭，让我宝贝儿吃个够，好吗？……”

小莫一肚饿难挨，双脚跺地又呜呜地哭了起来：“不，我饿！我要吃饭！……”

“小乖乖，我们先回去吧！”莫一妈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拉着儿子走向茅棚去了。

回到茅棚后，小莫一依然哭闹不停，他含着眼泪，张着嘴巴，按着肚子，问妈妈要饭吃要粥喝，可是，做妈妈的到哪里要饭要粥呢？今早天没亮，阿爸就上山砍柴换米去了，如今还没回来，家里已经两天无米下锅了。没法子，妈妈只好扛着一把锄头，挽着一只破竹篮，牵着小莫一，摇摇晃晃地到深山老林里，摘野果挖山薯去了。

小莫一跟随妈妈来到了深山野岭里。啊！满山满岭都是野果，有手指头大小的，圆圆的，紫黑紫黑的稔子果；有雀儿蛋大小的，白里泛黄的牛甘果；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果。妈妈在树上摘来两把野果，母子俩便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小莫一肚里塞进了东西，浑身又来了劲，他蹦蹦跳跳地跑到树林边去捉蝴蝶。

莫一妈在乱石坡上挖山薯，挖呀，挖呀，挖了一坑又一坑，始终挖不到半个山薯。她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额上

冒出了一颗颗豆粒般的汗珠，双手软绵绵的，锄头举不过胸膛，两脚不住地打颤，站也站不稳了。她本想放下锄头歇一歇，可是，为了填饱宝贝儿子的饥肠饿肚，只好咬咬牙，鼓鼓劲，使尽吃奶的力气，挥着锄头，继续挖下去。一会儿，突然两耳轰鸣，双眼发黑，天旋地转，“扑通”一声，昏倒在地上，手中的锄头甩出几尺远，嘴角冒出白沫，嘴唇轻轻动了几下，心里在呼唤：“我的小乖乖，快回来哟，快回来！……”

年幼无知的小莫一，怎知妈妈已经昏倒在山边。他依然兴高采烈地在树林边追逐花蝴蝶。那两只花花绿绿的大蝴蝶，张开花翅膀，飞过花丛，绕过大树，在五颜六色的花丛中缓缓飞行，时隐时现，好似有意跟小莫一捉迷藏，逼得他舞着双手，四处奔跑，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还捉不到一只，他好不服气，依然紧追猛赶，不知不觉跑进了茫茫的原始森林里。

嘿！这原始森林好宽好宽哟！看不到头，望不到尾，莽莽苍苍。树下铺着一层厚厚的落叶，好象是一层蓬蓬松松的棉花，踏上去软绵绵的，十分舒服，前脚陷了下去，后脚又被弹了上来，多么有趣呀！小莫一就在这片富有弹性的枯枝败叶层上奔跑。有时也停下脚步，抬头望望树顶。这大树，好高好高哟！仰头望上去，头上的小帽子滑落下地了还望不到树顶。只见一条条又粗又长的山藤，在大树上缠来绕去，好象一条条正在昂首摆尾，互相凶猛争斗的大蟒蛇，令小莫一看罢不禁毛骨悚然。

森林深处，一只人熊婆正在寻觅食物。她那乱蓬蓬的棕色的长发披散在双肩上；那大而长的双奶，好象两只老水瓜

悬挂在胸前，她走起路来，左右摇晃，两只长奶也随着有节奏地摆动着，全身上下毛茸茸的，两眼突突的，牙齿翘翘的，嘴巴宽宽的，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人人见了人人怕。

人熊婆猫着腰，躲在大树背后，两眼注视着前方，突然发现一只山兔跑过来，她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准了，双手扑下去，抓住山兔的两只耳朵，将它往上一提，眼看着那只山兔的四只脚不住地挣扎抖动，人熊婆那对红眼睛不停地眨巴着，她随即高兴得狂笑起来。她将山兔的两只后腿抓牢，使劲一撕，那只肥山兔便被撕成两片，她右手拿着一片往嘴里塞，嘴角血淋淋的，也不擦一擦，只顾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人熊婆吃完那只山兔，便摆着毛茸茸的双手，大大咧咧地向前走来。她突然发现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在树下捉蝴蝶，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可吃上一顿美餐了。

被人熊婆发现的男孩就是小莫一，他正玩得入迷，根本没发觉人熊婆来了。老奸巨猾的人熊婆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后，张开双臂，紧紧地把他抱了过来。

小莫一扭头一看，发现这满脸是毛的人熊婆，吓得尖声大叫：“阿妈——阿妈——快来呀——”

人熊婆一手捂着他的嘴，一手摸着他的头，假惺惺地笑道：“哈哈，小乖乖，别怕！别怕！我就是你的妈妈！”

小莫一看见人熊婆还会说话，更是又惊又怕，他拼命地挣扎，双手狠狠扯着她的长发，两脚不住地踢着她的肚皮，声嘶力竭地说：“你快放开我，你不是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已经死了，我把你带回去，给你吃好的、穿美的，从此，你就是我的宝贝，我就是你的好妈妈。”人

熊婆边说边把他背走了。

人熊婆把小莫一背过一片又一片森林，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梁。小莫一一路挣扎打闹，她全不在乎，好似背上背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猎物，只顾往前奔跑。

小莫一的衣袖和裤管，被路旁的刺蓬撕成一条条，一片片；小手小脚被荆棘划破了一道道血口；两只草鞋先后被刺蓬钩掉了。他越想越气，死死抓住她的长发，使劲一扯，连皮带毛扯脱了一把，顺手甩在路旁。只听见人熊婆“哎唷”叫了一声，然后用尖尖的指甲狠狠揪了他两下屁股，又继续往前奔跑。

天黑了，夜幕笼罩着群山，漆黑一团，分不清哪是沟，哪是路。可是，走惯夜路的人熊婆却不在乎，象大白天走平地一样，大步瞪瞪地登上了高山。

这是一座高高的石山。山顶有一个深深的岩洞。这岩洞象口枯井，洞口笔直向下，洞旁有一根山藤，这山藤比手臂还粗，比九条牛绳还长，从洞口直吊到洞底，是一架天然的洞梯。人熊婆背着小莫一，紧紧握住这山藤“哧溜溜”地滑下洞底去了。

人熊婆把小莫一背回山洞后，本想把他吃掉，但是，她独自一人孤居深洞，难免显得过于孤单寂寞，正想找个合适的人来作伴，如果把他吃掉，就难找到合意的伙伴了。她点起松明，又仔细地把她端详一番，只见他腿长手粗，腰圆胸阔，红扑扑的圆脸上，有一对飞剑似的浓眉、一双龙眼核般的眼珠，嘴角还有一对浅浅的酒窝，既威武又可爱。若是把他养大了，说不定还是个赫赫有名的大力士，以后不仅可以相伴晨昏，而且还可以靠他出力谋生哩！于是，就把他留了下来。

第二章 呼唤声声

夕阳西斜，晚霞满天，西边山坡上好象涂上了一层金色，高山的投影拉得好长好长。

疲惫不堪的莫一爸，拖着沉重的双腿，终于回到了大榕树下的茅棚前，他来不及放下扁担和米袋，便喜滋滋地喊道：

“阿一！小乖乖！快开门呀！阿爸换得白米回来啦！”

“儿他妈，快开门呀！……”

叫儿，儿不应；唤妻，妻不答。只听见茅棚里传出“汪汪汪”的狗吠声。他定睛一看，看见一条旧麻绳将破竹门门框上拴了几圈。他心里明白了，忙把麻绳解下来，推门而进。那只花母狗呼的一声从屋里蹿出来，不住地摇着尾巴，在主人的脚旁转来转去，并带感情地“呜呜呜”唤了几声，好象对主人说：“辛苦了，欢迎你归来！”

他揭开锅盖，半锅清水还冒着热气；用烧火棍往灶膛里扒拉几下，火灰里还有点点火星。他心里想：“喔，娘儿俩刚出去不久，一定是光烧水没米下锅，出门找食物去了。我得赶快淘米煮粥等他们回来。”

他忙解开米袋舀出一碗米，在水盆里淘了淘，洗了洗，便倒下锅里。然后转身抱来一大捆干柴，忙生火煮粥。

柴干火旺，加上原来锅里的水是热的，不到几袋烟的功夫，锅里的粥便煮开了，一股股乳白色的水蒸气袅袅往上升腾，一颗颗开了花的白米随着粥水的沸腾而上下翻滚。

一股新粥的香气，扑入莫一爸的鼻孔里，这时他才感到肚子真的饿了，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

他捋起衣袖，洗洗手，拿来一只破碗，伸手从酸罈里捞起半碗笋酸。眼看着碗里白嫩嫩的笋酸和黄鲜鲜的酸水，禁不住涎水涌了上来，他连吞了几口，那显眼的喉结在瘦稜稜的脖颈上上下下移动了几下。

他端起满满一碗粥，三下两下就喝光了。本想再喝它几碗，可是，一想起宝贝儿子和妻子是空着肚子去找食的，心里便火急火燎起来。他急匆匆地跑到村头的高坡上，手搭凉棚，朝四周看了又看，但始终看不见妻子和儿子的影子。他决心到山林里去寻找他们，于是转身回到茅棚里，从门角拿来一节竹筒，灌满了粥，背上肩头，就大步噔噔地走出茅棚，花母狗紧跟着主人，往深山老林里走去。

莫一爸背着盛满稀饭的竹筒，急匆匆地越过一座座山，翻过一道道坳。在一座高高的山巅上，遇见了一位身边带有两只猎狗，肩头托着一只猎鹰的老猎人，他走上前毕恭毕敬地问道：

“三公，您老人家看见莫一他娘儿俩往哪个山脊走吗？”

“晌午时分，好象看见他们往人熊鼻里走去。”老猎人想了想，然后扬起右手，遥指西边的山坳。

莫一爸一听说“人熊鼻”三个字，不禁毛骨悚然，全身泛起了鸡皮疙瘩，吓人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一天傍晚，他还在山上砍柴，突然听见山下有人呼喊：“救命呀！救命呀！……”他持着一把砍柴刀，奔下山来。只见一个披头散发，一丝不挂，周身的长满棕色长毛的人熊婆，正在拼命追赶一个衣衫褴褛的牧童，那牧童手里扬着一根牧鞭，跌跌撞撞地往前奔跑逃命。

小牧童看见那穷凶极恶的人熊婆，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跑了一阵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双手发抖，双脚打绞，再也跑不动了，“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正想挣扎着爬起来，可是，人熊婆已经扑过来了，她伸出毛茸茸的双手，死死捏住他的脖颈，他翻着白眼，喘不过气来，一会儿，就昏了过去。

人熊婆狂笑一阵以后，便把牙齿磨得格格响。她抓着小牧童的两条腿，倒提起来，正想使劲把他撕成两片的时候，莫一爸赶到了，说时迟那时快，他抡起砍柴刀朝她的头上砍去，但是，人熊婆十分机灵、敏捷，她迅速将头一扭，用手一挡，“咣”的一声，柴刀掉地了。她顺手在他的胸膛上一抓一扯，“唰”的一声，莫一爸的衣服被撕开了，胸口的一块皮也被撕掉了，鲜血直流，染红了衣襟和裤管。人熊婆象只斗胜了的公鸡，昂首挺胸站在一旁张嘴狂笑，她那两只毛茸茸的水瓜似的长奶，随着笑声左右摇晃不停。

莫一爸双手捂着伤口，双眉紧锁，脸儿皱成苦瓜样。人熊婆见状笑得更凶了，她扛起昏死的牧童拔腿就走，莫一爸咬紧牙关，抓起柴刀朝她的后脑壳狠狠地砍了一刀，她立即昏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一片草地。莫一爸急忙背起牧童往回跑。

他跑了一阵之后，回头一看，那披头散发的人熊婆气势

汹汹地追上来了……

莫一爸回想到这些往事，心里更加焦急了，于是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往人熊鼻的方向走去。花狗摇着尾巴，跑在前面替主人开路。

他来到了人熊鼻，放眼四望，只见山下莽莽苍苍的森林涌着绿浪，却看不见妻子和儿子的踪影。

花狗“汪汪汪”地吠了几声之后，便往乱石坡上跑去。莫一爸随着花狗来到了乱石坡上，突然发现乱石窝里倒着一个人，花狗正绕着那人转圈圈，如哭如诉地“呜呜呜”叫个不停。莫一爸走上前定睛一看，不觉惊叫起来：“噢？！原来是儿他妈倒在这里呀！……”他俯下身去把她抱起来，用衣袖轻轻擦去她嘴边的白沫，然后又揩干她眼角的泪珠，最后轻轻擦掉她身上的泥污，解开衣扣，伸手擦擦她的胸口，心脏还是在有规律地跳动。莫一爸忙从腰间取下竹筒，拨开塞子，顺手在身旁摘了张宽树叶，卷成一个小漏斗，放到她的口里，然后将竹筒里的稀饭，一滴一滴地喂给她吃。

半筒稀饭象灵丹妙药一样，终于把莫一妈救活过来了。她慢慢地张开双眼，然后又慢慢地站了起来，如梦初醒似地看了看自己的丈夫，疑惑不解地说：“噢？！我怎么会躺到这儿来呢？……”

“你……”莫一爸心痛如刀绞，望了望妻子，欲言又止。

“孩子他爸，你把米换回来了吗？”

“换回来了。”

“那我们快回去给小宝贝做饭吧！”

“我们的小宝贝在哪呀？”